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12

叱咤风云

CHI CHA FENG YUN

(二)

黎小江 主编



广州出版社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叱咤风云

(二)

黎小江 主编

汪光明 编著
曹林平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军事文学丛书 / 黎小江主编. —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4.5

ISBN7-80592-707-3/G.131

I. 中… II. 黎… III. 文学—军事—中国

中国军事文学

叱咤风云(二)

(12)

出版者: 广州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辛予 封面设计: 蒙复旦

责任校对: 容晓风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印刷者: 河北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68

版次: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7-80592-707-3/G.131

定价: 988.80 元 (全 55 册)

十七

张学良叮咛高复东的话，被悄悄站在办公室门外角落里的小个子副官偷听了去。小个子副官怕张学良发觉，急忙抽身下楼藏在中楼副官值班室里，贼溜溜的眼睛仍旧透过窗玻璃往外注视。他看到高复东从西大楼高台阶走下来，乘坐张学良的专用汽车出了公馆，神秘地点了点头。等到汽车开回公馆大院，他把司机叫到副官室里来唠闲嗑，从司机口中套出高复东去西城门外飞机场，乘坐张学良的专用机往北飞去了。

小个子副官叫李大才，是副官长谭海的亲信，也是南京中央宪兵别动队收买过去安置在张学良身边的坐探。他跟别动队长曾厚慈单线联系。这天晚上，他就把这宗情报向曾厚慈告了密。曾厚慈密令潜伏在东北军前线部队里的耳目，迅速侦查高复东的去向和活动。

过了些日子，曾厚慈从洛川拍来的密报中得知高复东飞到肤施以后，失踪了些天，忽然领着一个戴深度近视眼镜、穿着灰军装而没有帽徽和袖章的中年人来到洛川；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吩咐副官长把这个戴深度眼镜的中年人和高复东藏在一所民房里，用一个排的兵力警卫起来，不许任何人接近。曾厚慈打算亲自到洛川去破案，洛川又拍来密电，说张学良驾着飞机来洛川与那个神秘人物会晤密谈。曾厚慈连忙向南京报告，并请示办

法,还没有得到南京的复电,洛川又来密电,说那个神秘人物和高复东跟着张学良的专机去西安了。曾厚慈估计此人一定会隐蔽在张学良的公馆里,可是内线李大才却说张学良回公馆时并没有带来高复东和其他任何生人。曾厚慈亲自到飞机上查对,飞机场上的耳目也说张学良下专机时,除了常见的卫士和随从参谋以外,不曾有另外的人。曾厚慈正在怀疑洛川的眼线虚报情况,过几天才接到肤施新的密报,说高复东潜伏在东北军内部,出入赤区,行动诡秘。曾厚慈推测那个戴深度近视眼镜的神秘人物是从红军方面来的代表,跟张学良在洛川密晤以后,又由高复东护送回去了,以后还可能来往。他就按着这种推测向南京做了报告。戴笠复电要他亲自带领别动队潜伏在赤白交界地区,对高复东跟踪侦察,迅速把戴深度近视眼镜的共方代表捉来,审讯他与张学良密晤会谈的内幕。

蒋介石在南京看到这些情报之后,对张学良倍生疑心,但他却给张学良拍了个慰勉有加的电报:

“兄亲临前线督战,奏效奇著。现窜扰河东之匪,已腹背受困,望兄督部对黄河西岸严加封锁,以期将残共一网打尽于吕梁。”

蒋介石飞往洛阳,下榻军分校,亲自指挥进入山西同蒲铁路南端和太行山脉的中央军,围追堵截东征抗日的红军。

有一天,戴笠突然送来这样一份密电:“据我化装潜入当地农民中的谍报人员报告,活动在同蒲路南段西侧大麦郊附近的红军中,有个骑枣红马的指挥人员,年岁不老,却蓄有大胡子,宿营之后召集居民宣传赤化,煽动阶级斗争和抗日,骗取‘愚民’拥戴,看着像是红军的大官,却打听不出他的真实姓名来。”

蒋介石看了密电，立刻断定蓄有大胡子的红军将领是周恩来。于是他立刻命令部将陈诚，集中五个师的兵力，层层包围活动在大麦郊附近的约有一个团兵力的红军，并且悬赏十万元要这个大胡子的首级。

这一天，同蒲路南段前线来电，说已经把有个大胡子指挥官的红军部队层层包围，保证明日即可聚歼。蒋介石电促前线部队当夜就下总攻击令，以免夜长梦多，被红军跳出合击圈。

当蒋介石亲自督促着五个师的中央军，得意忘形地企图聚歼据他们估计是由周恩来指挥的一股红军时，在陕北高原的延安夜晚，正在上演一幕生动的大戏。

清明节后，陕北高原仍是乍暖还寒时候。四月九日傍晚又下了场小雪，更显得春寒料峭。桥儿沟天主教堂的礼拜堂中间，放着一张方桌，把教徒们坐着念经的凳子摆成开会的式样。方桌上点着两盏玻璃泡子煤油灯。灯光淡黄，可也照出墙上悬挂着的耶稣受难的巨幅画像。

穿着团花蓝缎子丝棉袍子的张学良将军，背着手围着方桌蹒跚，步子迈得又大又重，传出皮靴卡卡踏地的声音。

穿着整齐的灰布军装，围着脖子的三角巾在灰军装的领子上露出白边，风纪扣也扣得紧紧的，高个而眼角有些耷拉的王以哲军长，起初坐着，忽又站立起来，跟张学良一样，默默中呈现出焦急不安的神情。

张学良突然站住问王以哲道：

“你亲自跟周师长说的吗？”

王以哲军长点点头，严肃认真地回答道：

“我亲自跟周师长说了：高复东团长到水口有特殊任务，去了还回来，要他跟警戒部队打招呼，不论发生任何情况，都不许开枪伤人。特别口令也是临时规定的，我来的时候已经下达。”

“啪！啪！”

王以哲的话音未落，远处就传来枪声了。张学良吃惊地看王以哲，王以哲又吃惊又着急地说道：

“这是咋回事？我看看去！”

没等王以哲走出礼拜堂，远处的枪声就停止了。可是张学良仍旧不安地望着王以哲走去的背影。

王以哲去后不久，匆匆回来报告道：

“是民团要到水口去执行任务，咱们的警戒部队劝阻，他们竟然开枪示威，企图强行通过。已经解除武装扣押起来了。”

张学良没等王以哲说完，就暴怒地说道：

“枪毙！枪毙！啥执行任务？绑票去！”

王以哲转身要下达这道命令，在教堂大门口放警戒的卫队营长孙铭久匆匆上来报告道：

“周师长打发参谋来报告，说从开枪的民团身上搜出中央宪兵别动队的证件，再仔细一查问，里边还有他们的队长曾厚慈。”

张学良更是大吃一惊：“啊！”

王以哲摆手，把孙铭久打发下去了。张学良皱起眉头，自言自语地说道：

“咋地，我们的秘密泄露啦？要不然，曾厚慈为啥带着别动队化装民团到水口捣乱？”

王以哲回身看看礼拜堂门洞里没有任何人，才慢慢说道：

“前些天，李克农代表到洛川，我用一个排的兵力警卫，不许任何人接近。可是政训处的人仍然发觉了，千方百计地打听戴近视眼镜的那个人是干啥的。副司令跟他谈了一个通宵，恐怕从这些事上走漏了风声。”

张学良会意地点点头，背起手来又要蹀躞，忽然用力提口气说道：

“先枪毙了他们灭口，免得以后麻烦！”

王以哲转身向外走几步，却又站住回过头来说道：

“中央别动队是委员长的御林军，枪毙了，以后追查起来不好圆场。不如暂且扣押着，等咱们会谈完了，散开以后再释放他们。”

张学良同意地点点头，却又灵机一动，眉飞色舞地说道：

“咱们来个‘猪八戒要把式——倒楼一箠’，说他们要偷越我们的警戒线投降共军，送交剿总军法处！”

“好！好！”

两人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

张学良得意洋洋地笑着又背起手来蹀躞，王以哲也带着满脸的笑容坐下。淡黄的煤油灯光下又静默了，只听见皮靴踏地的卡卡声。

嗒嗒……寂静的教堂院落外边，突然传来急促的马蹄声。

张学良停止住蹀躞，侧着耳朵细听。少顷，礼拜堂的门洞里放射出手电筒的光芒。随着耀眼的光芒，走进一个留着又长又好看的大胡子的中年军人。后边跟进的是已经见过面的李克农。他也穿着灰军装，因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又微微驼背，像

个大学教授。在一旁举着手电筒当向导的便是高复东。李克农抬头看出站立在礼拜堂中间方桌前热情张望的正是张学良将军，立刻抢上前去同大胡子并肩向张学良走去。

张学良见李克农代表如约来到，估计他身旁的“美髯公”就是久仰大名的中共伟人周恩来，立刻情不由己地快步迎上去。李克农也就赶快向双方介绍道：

“张学良将军！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目光炯炯地伸出手来，张学良热情地握住周恩来的手，欣赏着他那又长又好看的大胡子，笑笑说道：

“我们是同学！”

周恩来礼节性地回答了个微笑，却暗暗纳闷：“我们在哪里曾经同过学呢？”

张学良似乎察觉了周恩来的意识活动，松开手解释道：

“我原来有吸海洛英毒品的恶习，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严词要我戒除。我听从了他的话，才能有今天。从此我对他以师待之。你不也是跟他上过学吗？那么，我们就该是同学喽！”

周恩来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亲切地点了点头。他觉得张学良这个世袭的大军阀、大官僚，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官气，他不向初见面的客人抖威风、摆架子，竟然这般坦率、真诚，像跟老同学聊天般的直爽，于是由衷地笑了。

这时，李克农向周恩来介绍王以哲军长；周恩来转身与王以哲握手，张学良也就与李克农握手。大个子高复东退到门洞里警戒。

双方坐下之后，周恩来看看张学良，也像跟老同学叙旧般地

说道：

“幼年时期我在沈阳大东关鲍觉寺第六两等小学校上过学，……”

张学良倍觉亲切，连忙插嘴问道：

“那是哪年？”

“清朝末年。”

“那时我也正在沈阳上高小，这样看来我们更应该是同学了！”

“哈哈……”两人愉快地同时大笑了起来。

笑音落后，周恩来闪着炯炯的目光，长胡须一动说道：

“沈阳那个城市，在我的童年时期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很怀念那个地方！”

张学良懂得周恩来说这些话，不仅是怀念这个可爱的城市，是要把会谈引入正题。他收敛起笑容，脸色也阴暗了。站起来踟蹰了几步，说道：

“‘九一八’以来，国难家仇，萃于一身。抗战救国，我张学良何敢后人！”

张学良说到这里转身看周恩来，好似寻求谅解和同情。周恩来的眉毛微微一动，用庄严、温和的目光望着张学良，等待他继续往下说。张学良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坐下，接着说道：

“去年从欧洲考察回来，我曾经主张拥护蒋委员长当领袖救中国。转战西北以后，听到你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对我震动很大。‘两国交兵，攻心为上。’你们攻到我的心里来了。不仅我个人如此，这口号也动摇了东北宿将、贤达和许多

将士。少壮官佐尤其这样。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战役，连遭挫折，我深深感到我个人的主张完全失败。我正在彷徨歧路，你们又将我的军官放回。高复东团长仗义执言，不惜以身试法，力劝我与你们合作抗日。洛川会谈，”他转身看了看周恩来身旁的李克农，才接着说下去道：“一切抗日战略策略，甚合我意。唯视蒋介石为‘卖国贼营垒’的总头子^① 与我个人所见，大相径庭。……”

周恩来成竹在胸地笑笑，插话解释道：

“中外古今，历史评价每个人，都是听其言而察其行的。蒋介石掌握着全国的军政大权，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百般屈服、誓不抵抗，致使东北四省沦丧，长城失守，又使华北名存实亡。……”

张学良紧张地一梗脖子要辩解，周恩来转变口气声明道：

“批评得尖锐一些，也是为了促使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来时我们毛泽东主席特别叮咛我，多多听取张将军的意见。”

张学良那微微发黑的脸上立刻出现愉快的笑容，轻松地抬起右手打个不明显的手势，兴奋地说道：

“很好！很好！我是这样看的：蒋介石这些年对中央军很下工夫整顿。党务、吏治也力图革新。欧美国家也支持他。他手里的权力和实力很大，我们抗日如果不把他争取过来，恐怕阻力太大。这些年我跟他接触较多，我知道他对日本的得寸进尺，还

^① 参阅《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是不甘心的。可惜他有这样一种成见，如果不先把你们消灭干净，他心里总是有后顾之忧。他对我也曾经多次许愿：‘你帮我消灭红军、共产党，我就帮助你出兵东北，收复失地。’我在洛川曾经向李代表打过包票，”说到此处，张学良突然站立起来，激动地提高了嗓门：“如果你们不反对他，排除他的后顾之忧，我可以说服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周恩来也激动地站立起来，目光炯炯地看着张学良声明道：

“如果张将军能够扭转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党自然可以改变对他的看法。”

张学良更加激动地说道：

“那很好，我们就一言为定！”

周恩来同意地点点头，补充道：

“不过，蒋介石的历史偏见很深，只由少数人劝说，恐怕一时难以收效。如果发动群众，全国上上下下，连他的部下也在内，上下内外，一齐促他、推动他、逼迫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张学良豁然开朗地说道：

“那很好，我从内部促，你们从外部逼，咱们对蒋介石也来个内外夹攻！”

“好，内外夹攻，逼蒋抗日！”

张学良热烈地抓住周恩来的手，肝胆义气地宣誓道：

“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在座的李克农、王以哲等，也都激动地站立起来，互相以热情握手为誓，同时表示祝贺。

中华民族的命运，就在这种戎马倥偬、谈笑风生中确定了新

的航程。煤油灯光虽然微弱,可也照得张学良那热情、激动的脸色更加发亮,使周恩来的双目更加炯炯放出异彩。

咯呃!附近农家的雄鸡叫了一长声,接着远远近近的雄鸡,也都报晓了。

陕北高原上的雄鸡,在黑夜茫茫的中国首先唱出第一支报晓的歌。

守卫在教堂大门口的官兵们准备了简单的晚餐:白面条。端上来共同进餐之后,周恩来谈到红军强渡黄河后的进展情况时,张学良点点头说道:

“你们一定要往河北地区进展,我可以命令我驻防在石家庄一带的五十三军给你们以必要的方便。不过,蒋介石决不会允许你们到河北跟日军开火的。如果你们跟日军直接开了火,他在后边还怎么围剿你们呢?那岂不是真成卖国贼总头子了吗?所以他调兵遣将,全力以赴,豁出老本,也要把你们堵住。我看了通报,中央军已经开进同蒲路和太行山十几个师,后续部队还在源源而来,空军也准备全部出动。你们即便向河北强行实施突破,恐怕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对于我们保存实力,准备共同对日作战,很不利。莫如暂且息兵待机,首先解决逼蒋抗日的问题。”

周恩来深思熟虑地点点头,慢慢说道:

“这个问题,我们也反复考虑过、讨论过。今天张将军提的意见,跟我们多数同志的看法,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我代表我们红军指战员,对于张将军为了共同抗日救国的大业,如此直言不

讳的豪爽态度，深深表示钦佩。”

张学良愉快地点点头表示满意，忽又激动地说道：

“周先生，我跟你们接触不多，除了前些天在洛川跟李克农代表谈过一次话，可以说都是初次相见。我跟中国其他各党各派的领袖，接触很多，相形之下，像贵党同志，像周先生，又坚持原则，又虚怀若谷地听取和考虑不同的意见，这种民主协商的态度，很使我感到亲切。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共事，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协商。”

周恩来潇洒地甩手抱肩，加重语气申述说：

“好嘛，只要不妨碍我们共同抗日救国的大目标，也可以求同存异嘛！”

“好！好！我们虽然初次见面，简直跟老朋友促膝谈心一样，我是军人，就喜欢这般开诚布公，推心置腹！”

“推心置腹，相见以诚，越直爽越好！”

张学良响亮地笑着站立起来，踌躇满志地背起手来又踮跬几步，转身向周恩来说道：

“高团长亲眼看到你们强渡黄河天险，他说他感动得直掉泪。你们的渡河工具那般简单，而阎锡山的河防工事一向自称固若金汤，要是没有高度的爱国精神，咋能想象呢？我听了以后，心情上也长时间平静不下来。”

周恩来表示感激，并加以赞扬说道：

“可见张将军跟爱国志士的心，是脉脉相通的。”

张学良自谦地说：“彼此！彼此！”接着又开门见山地说道：

“但是我听高团长说：你们的供应太困难了，不仅枪炮弹药

奇缺，甚至于连伤病号都没有医药治疗？”

张学良用询问的眼神看周恩来，见周恩来默默地点了点头，又立刻爽快地说道：

“那不要紧，既然共同抗日救国嘛，我可以帮补一些。我叫辎重队派出几十辆汽车，装上你们急需的物资往前方运送。我把他们出发的时间和行进路线，通知你们，你们可以派部队在半路上等着，把开车的和押车的打死，把那些物资弄过去。”

周恩来站立起来向张学良握手，表示感谢，却声明道：

“开车的和押车的，都是我们的同胞兄弟，发动抗战，他们还要为祖国做贡献，我们不能随便牺牲他们。”

张学良理直气壮、豁达率直地说道：

“不能以小失大。你们不打死他们，叫他们泄露了咱们的机密，可要影响咱们的救国大事。为了抗日救国，牺牲几个人算啥！”

周恩来点点头，含蓄地微笑着声明道：

“张将军放心吧，我们有办法既能为咱们的救国大事保守机密，又不必牺牲无辜的同胞兄弟。”

张学良梗梗着脖子要反驳，却又变为衷心的佩服，夸赞道：

“你们真是跟别的党派不同，连这点儿代价也不肯随便付出！”

周恩来笑笑，说道：

“有办法可以避免嘛！”

“哈哈！……”双方都和谐地放声大笑了起来。

历史的一刹那，却放射出永恒的光芒。

十 八

周恩来、张学良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秘密会谈之后不久，在张学良左右，赞成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亲信，成立了一个名为“抗日同志会”的秘密团体，推张学良为名誉主席，选张学良的秘书、东北大学早期毕业生应德田为书记，选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久为军事部长。抗日同志会的宗旨是拥护张学良抗日救国，吸收对象以东北军的中级军官为主。同时，张学良在终南山的王曲镇，亲自主持成立了“军官训练团”，名义上整训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中层军官，暗里却在酝酿抗日，并且公开讲授抗日游击战术。接着，他又派东大学生魏方立和于达去北平，招募了四、五百名东北流亡青年和“一二·九”运动中的“爱国政治犯”来到西安。本打算利用这批新鲜血液改造东北军的政治工作，肃清蒋介石派的“政训员”散布的“攘外必先安内”和“恐日病”的流毒。不料这批青年一来到西安，就被蒋介石的密探发觉，并且被秘密监视。他们不得已就改用“东北军卫队二营学兵队”的名义，暂时隐蔽在西安东城门楼集训。从红军回来的霍守军当了连长、小关东也回来了，在卫队营当了班长。他已入了党，组织关系由白山单线领导。

魏方立、于达回到西安后，按照党的指示，更有计划地在东

北军和西安各个学校开展抗日宣传,扩大“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影响,并且用“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分队”的名义发展组织。当张学良把东大工学院搬来西安,建立了东大分校后,分校就成为他们活动的基地。

青天白日标记的飞机,每天清晨起飞,傍晚回巢。军用物资,依然塞满车站,络绎不绝地往陕北运送。国民党的报纸,印满了“窜往山西吕梁山的残共,已遭国军一网打尽”的捷报。可是从陕北来的旅客们,都在悄悄传播着红军重返陕北红区的故事。

一天晚上,西安的大街小巷突然贴满了中国红军革命委员会五月五日《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

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和便衣密探,倾巢出动,撕毁和没收这些传单。但是全城仍然传诵和议论着通电中的这些话:

“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十个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红色区域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为了坚持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